



九寨沟景区珍珠滩瀑布 新华社发

49年前两个忠县伐木工采木耳闯进尚未开发的九寨沟

□陈仁德

远赴甘肃当伐木工人

我和张国威都是忠县人，我家住皇城，长江中的一个岛；张国威家在石宝寨，长江上著名的风景区。我俩是1965年远走他乡，开始在四川省凉山州波密依达林场当伐木工人的，后来又转到了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南坪县林业局。

南坪县，也就是现在的九寨沟县，那时还不属于四川省，是属于甘肃省，那里是两省的交界处，后来不知怎么就划给了四川省阿坝州。当时那里确实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。

南坪县林业局下辖五个林场，我们所在的林场叫九寨沟林场。这个林场共有四个工段，每个工段有近300人，我是在第三工段。

我们就住在九寨沟里，那地方叫干海（就是没有水的湖泊），不是现在那个干海子。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住的工棚，我们把它叫“瓦板房”，瓦板其实并不是瓦，是用粗大的原木劈出来的像瓦板一样的木片。睡的什么床？就是把树砍来栽到地下，搁上木板就是床。

进山采木耳发现美景

到了1976年，那时我已经在九寨沟林场伐木多年。当时伙食太差，我们整整一个冬天都吃洋芋。有一次吃了长芽的洋芋，几十号人都中毒了，被拉到职工医院抢救。为了改善一下生活，那天没事，我就和张国威一起到密林深处去采木耳。

茂密的森林真的像海一样深不可测，到处都是参天的大树，左右横斜的枝叶在空中重叠交错，仰头根本看不到天。我和张国威从树丛中艰难地钻进去，看到一道溪水在树底静静地流淌着，便沿着溪沟往上走。在沟口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几家藏民，再往前走，一个古老的磨房出现了。磨房旁是一座木桥，那木桥是用柳条绑成的。令我们感到神奇的是，木桥的桥桩都是一棵棵活生生的树，下面流水，上面却是青枝绿叶。所有的风景都宁静极了，看样子还从没有外人来过。

我和张国威继续往前走，依次出现的风景让我们惊呆了。

我们看到了一道长长的海子，水有几丈深，全是透明的，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底的青草和鱼儿。在水里有一些倒下的杉树，树干已经开始腐烂了，一群群的鱼儿围着树干吃上面的腐烂物。那些鱼都没有鳞甲，滑溜溜的。我们看得入神，简直不想离开。这个地方后

来我们经常去，一次，一个同事不小心把手表掉到了水底，居然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时手表是很珍贵的东西。那位同事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准确地将手表摸了起来，你就知道那水有多清了。

有一个海子特别美丽，那是一个彩色的海子，花花绿绿的。我们丢进去一块石头，水波一闪一闪的，五颜六色，就像开花一样闪现出来，绿的、黄的、蓝的、青的、灰的。哎呀，硬是让人眼花缭乱。

在溪沟的上游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多米长的瀑布，瀑布顶端长着一排柳树，就像一堵绿色的墙，哗哗的流水透过树从缝隙奔流而下。

在大瀑布上面不远，是一个斜的大石滩，清清的溪水从滩上流下时溅起的水珠像无数跳动的珍珠，白晃晃、亮闪闪、水晶晶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真是好看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和张国威继续在沟里搜索，又发现了大量的海子。张国威比我读书多，他就说：“这么美丽的风景恐怕世界上都很少见，可惜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应该把九寨沟写下来宣传出去。”

写信给媒体介绍九寨沟美景

之后，我和张国威心情就一直不平静，总想把九寨沟写下来反映给上面。

一天，我们商量好了写作提纲，就由张国威执笔写了一篇稿子。快30年了，我确实记不得稿子的题目了。反正内容就是介绍九寨沟的美丽风景，包括我们见到的每一个美景。在稿子中我们还特别说了，看到天天这样砍伐，感到心痛，希望引起上级重视。老实说，我们那时并没有提出“保护”两个字，但意思其实也就是要求保护。

把稿子寄给谁最好呢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四川日报》是党报，影响最大，那就寄给这两家报社吧。那天，我们又分别写了两封短信，都贴上两角钱的邮票交给了本地的邮局。在投进邮箱的最后一刻，心里都还有几分紧张。

我们的信肯定起了作用，因为第二年《人民日报》记者专程来到了我们林场，指明要见我和张国威。真是遗憾，事先我不知道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要来，正好请假回忠县老家探亲去了，记者只见到了张国威。事后张国威告诉我，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非常感谢我们给他们去信，他们来就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九寨沟的情况。我听说后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张国威慢慢有了些名气，后来调到《岷山日报》当记者，再后来我们就没了联系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

据说《四川日报》后来也发表了我们的稿子，但是我没看到报纸，我是听阿坝森林工业局的忠县老乡说的，他们看到了报纸。

那以后，我依然在九寨沟附近伐木，直到1984年调回老家忠县，从此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。那是我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，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，很多次我做梦都回到了那里，还是当年的样子。

采访手记

美景得以保存 他们的努力就没白费

偶然听说陶远祥与九寨沟的事，第一个想法就是不相信。出于好奇心的驱使，我还是半信半疑地去忠县采访了他。见面后，我发现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他对那段在我看来有些惊悚的往事反应非常平静，甚至都不大愿意谈起。

坐在我对面的陶远祥戴着太阳帽，围着长围巾，身着羽绒服，脸红红的，仍然像当年在雪原时的样子。谈到在九寨沟度过的岁月，他更多的是回忆当时的艰辛。他伸出两个大拇指来让我看，竟然一个长一个短。“被两根大原木把拇指压在中间，痛得要死，送到职工医院治疗三个月后，受伤的拇指就长了一些。”他轻轻地说。

空中索道、绞盘机、油锯、集材工、运材工……他说着一连串的伐木术语，那段经历显然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，怎么也不能忘怀。

“从沟口进去，左手边是大瀑布，右手边是珍珠滩……从沟口到大瀑布有12公里，我们在那里修了条公路运木材……”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。

“长海、五花池、大瀑布、珍珠滩……”这些景观的称呼，和陶远祥、张国威当初对他们的叫法惊人地一致，“九寨沟其实谈不上发现不发现，要说发现，住在里边的藏民比所有人都更早地发现她，关键是宣传和维护。”

九寨沟是幸运的，最终得以保存下来，并闻名于世。

陶远祥和张国威也是幸运的，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。

（作者系原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）

重庆晨报黄葛树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推出纪实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类稿件。

纪实新栏目突出“奋斗、感动、火热”主题，讲述新重庆建设的真实故事、当下火热的百姓生活，着力展现新时代充满烟火气的重庆城、麻辣滚烫的重庆事和热情豪爽的重庆人。

欢迎赐稿。

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

1982年，九寨沟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；1992年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

那是一个无比神奇的地方，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，生长着四季不败的奇花异草，远近错落的群瀑高唱低吟，大大小小的海子碧蓝澄澈，水中倒映着变幻无穷的红叶、绿树、雪峰、蓝天，宛如美丽的“童话世界”。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外游客到这里来观光，他们陶醉其中流连忘返赞不绝口。

公开的资料显示，九寨沟的发现者包括多位民族学家、地理学家和摄影家，其中最早的是藏族猎人索南才让。“其实，要说发现，住在里边的藏民比所有人都更早地发现她，关键是宣传和维护。”

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其中还有两位重庆忠县人的功劳，他们就是当年的伐木工人——陶远祥、张国威！

2006年，笔者曾有幸通过分管文化的副县长王开健，在忠县老城采访了时年63岁的陶远祥，听他讲述了那段已经快要被历史湮没的往事。

我前几天想再次寻访陶远祥，才得知他前年已去世。下面是他的口述。